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一

朱閱

閱丹陽人官殿中侍御史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
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
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
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蹙而歸者
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朱閱

一

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蹙而歸
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
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
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
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
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蹙
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
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
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

隱子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
秋弧之發矢冬燼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
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
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
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
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
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
爲予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朱鄴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朱閱 朱鄴

二

鄴宋史藝文志載有賦三卷詩三卷

扶桑賦

木臨大壑名曰扶桑厭洪波之萬里在青帝之一方受浩
氣以生成那倫眾木挺仙才之秀麗能戴朝陽塵外風吟
天涯雨泣山晴而瑞氣初動海晚而潮痕乍濕幾千歲月
標下界之無雙迴拔榮枯倚高空而獨立霧折煙融孤光
在東長迎旭日先得春風吾將原太極之意考真宰之功
不產奇異安分混同物欲萌焉我則與三才竝起田云化
矣我則與太樸無窮卓出古今莫逾貞固當乾坤之上位

瞰魚龍之要路至若玉漏聲殘銀蟾影度收人間之暝色
未遍羣山聳海底之紅輪先經此樹露我雲驚珠懸欲生
雖凌厥熾寧奪茲榮豈若常材隨大匠之雕刻自如良輔
契吾君之聖明巢之者不可得其窺蠹之者不可得其噬
陽鳥象擇木之狀晴虹作挂弓之勢名大天下身高水際
掩彩翠於蟠桃病虧盈於月桂非海也不足以容其大非
日也不足以升其高葉茂而雲垂霽景根深而龍撼驚濤
卑沃焦於尺土微鄧林以秋毫巨影倒空而漠漠寒聲吹
夜以颼颼靈境難尋人寰罕測性欺霜雪心藏正直故能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朱勣 盧鉅 三
齊眾甫而據滄溟永佐東君之德

落葉賦

眾木森沈歲暮秋深日黯黯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喬枝
邈以架迴墜葉槭以辭林曉彼搖落夫何蕭索形宛轉而
斷連狀徘徊以斜却枝稍高而飛遠條漸疎而陰薄逗涼
空以伴螢繞明月而驚鵲或散漫於原野或搖颼於樓閣
爾其下自幽谷高隕山椒葉何樹而不墜樹何葉而不凋
擁玉砌以初聚值金風而復搖浮於水中似孤舟之遠泛
落於山際若斷雲之已飄悲夫處處園林紛紛相似覺絕

漠之寒至聆洞庭之波起何夏茂而秋落何先榮而後死
葉之致也既順陰陽之宜葉之趣也誠叶盛衰之理願歸
本而猶未嗟微脫而不已別有寂慮卧幽逸氣無儔聊實
心以遐望乃觸目而增愁見一葉之已落感四序之驚秋
媿體物之逾拙思軋軋而空抽者也

盧鉅

銛官延州刺史

對不拘文法判

甲為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為而已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朱勣 盧鉅 四

垂範作則資政教而為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為先甲非
異能職忝專守理人之轡策會未奉於公家為政之脂粉
且聞贖於吏道必也心疑有待道貴無為遠企華胥之朝
或使人迷日用久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況澆風大
行淳化已寢宜奉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異乃不拘自
速伊咎繼引古訓亦實今科

崔曙

曙博陵人

對士祭判

為士殺犬豕或入告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不身踐訴云有故準禮不坐

孝子饗親祭神如在主人肅客式宴以衎籩豆有楚無償西鄰之言饑牽不竭是陳東道之禮觀乙為士聞斯行諸曰殺羔羊尚流詆訓歲修犬豕何爽大經同燕人之思雖踐血氣與楚氏之業終遠庖廚將食節而事時豈厚味而腊毒或人興訟捨禮何之有孚致辭勿問元吉

裴興

興工部員外郎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崔曙 裴興

五

對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鄰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鈎距

天地設位聖賢成能一人垂衣百官承事瞻言京邑實曰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聿求俊乂司牧黎甿猗哉彼甲俾茲從事實王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羣妖以靜矯慝於是彝倫各序軌物不僣將採績字人勿使失性終廣術察罪必欲懲非乃取赭汙衣息桴鼓而清盜因問羊知馬為鈎距以得情斯亦多聞攸稱罕測且正色率下類夫韓氏之

名勵節執忠同彼李公之譽必欲人安俗理在為法以繩之捕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錦事且審於操乃語以烹鮮理必明於遊刃恪居爾職無俾我虞念茲鄰人昧於典憲徒為狂狷之說雖尚口以見窮誰聽芻蕘之詞終噬腊而致譴室其多訟無逞遊詞是非相鼠之尤寧知鵠鳩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之

裴振

振中眷裴氏見宰相世系表

雉尾扇賦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裴興 裴振

六

客有薦雉尾扇要予作賦予亦感於心遂命紙筆其詞曰于嗟名輩兮誰喪爾躬于嗟名輩兮我愛其尾何不作為三嗅乃見傷於一矢當遭悅妻於大夫不值仁心於孺子雕骨肉於俎豆翦羽毛於錦綺雖蒙玩於翠翅無復刷其丹青今屬聖人布命王道克理解羅者之目攬工倕之指我欲請造物復爾之生許虞人追爾之死且王者三驅爾供庖廚王后六衣爾為光輝爾毛既美爾膚既肥為薦廟之用招媒翳之機誠不願樊籠之習習又安得林麓之飛飛當昔五步一啄十步一飲選地而遊擇木而寢固將保

羣雌以比翼。豈知遭鳴鵲之碎錦已矣哉。彼龜何辜。其腹將剗。乃願掉於泥塗。彼雞何知。方論其肥。乃自斷於郊犧。至如千人操萬人歌。不如休於桃林之阿。復有青絲絡黃金。裝不如放於華山之陽。身死命絕。魂銷魄亡。永別儔侶。長辭故鄉。雖復氤氲綺席。窈窕紅妝。間以彩翠。盛以筐箱。百常之臺。刻月九華之扇。凝霜獨不及。疇年之澤畔。昔日之山梁。悲夫。

陳少微

少微崇文總目著有薛君口訣一卷。九洞練真寶經修服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裴振 陳少微

七

丹砂妙訣一卷

七返靈砂篇序

予自天元之初。從衡嶽遊於黃龍。止於賓館。忽於巖穴之中。遇至真之人。授以靈砂要訣。告曰。吾自得許仙君之後。仙君授訣於吳天師。天師授於同郡丁真人。今本即真人所出也。假如丹砂之本訣。元理深奧。固難卒尋。好道之流。志慕神仙者。若不究其真元。沈淪於塵俗。自上古仙經文。皆祕密隱蔽。不言不顯。露於世。予常慙然。今述爲靈砂七返篇及金丹志訣二章。竝爲序論矣。

孫公輔

公輔官陸澤丞

新修夏邑縣城門樓記

昔左邱明書梁亡。嫌其亟城。而至溝宮也。書莒潰。責其恃陋。而不重閉也。然則懲惡勸善之義。信不可遺於後代矣。方今生人震越。虢虎啖嚙。凡爲侯大夫者。孰得不鑒於梁。而悼於莒哉。夏邑縣城樓。圖經卽西漢栗鄉侯之故墟。閭闔陂陁。不可以禁淫佚。臺觀崩弛。不可以示軌儀。訊諸鄉人。云此地有隱慝焉。縱其神恣。慄若大忌。故前後令長皆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孫公輔

八

昵於神而廢禮也。去年夏。聖人戒師於東方。宣武軍守臣劉公。慮以軍興。勢危。賦重人困。易置官屬。紀綱事法。遂假參佐范陽盧士宣字伯通爲茲邑長。伯通勤勞於民。旋卽眞命。錫以朱服。示王命也。愴夫先賢雖立譙門。譙門必能將將。雖作爾壙。爾壙必能言言。繇是正其小。以及先王宮隅之制。飾其僉用。倖諸侯臺門之尊。百工告利。多福紛萃。則嚮時妖異之說。無復徵據。神不神矣。君何神耶。苟無馨香。曷肯變化。是故直拔埃壘。譬一賢之挺生。介然堅強。同五福之壽考。端穆大壯。發揚斯干。用而不知我。則爲植其

經費也自掄材至卒工不礙匹夫之膏澤必因庶役之餘
羨其博施也自賀燕至翔鸞尚貽終世之咸若寧止吾屬
之遐覽然後命閭人以守之揭靈鼙以鼓之歲時則懸法
於其前災眚則崇祭於其下禦大寇則未足抑小戎而有
餘且周文緩而靈臺成漢文約而露臺捨惟彼詰王睿后
猶懼若此況人臣乎閭閻伯通可謂知禮至如板築之氣
勢磨礪之固護塗堅之滑澤采章之藻麗則存諸咏歌非
紀體所載時公輔館於伯通之署願記其善敢私於人乎

姚揆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孫公輔

姚揆

九

揆官溫州郡丞

仙巖銘

惟仙之居既清且虛一泉一石可詩可圖

楊佚

佚戶部郎中志先子

對樂土判

人進素衣朱襖欲從于沃或告擅去云我聞有

命不可告人

建都立邑本大末小苟或假名必將兆亂相彼人也其有

意焉既榮朱襖之進旋與白石之行亦欲適彼樂土及於
寬政義有涉漆之興業在揚水之章既便陞庭方崇曲沃
姑務修德自感子來悅以忘勞寧料擅去人苟利矣豈同
邾子之遷兄其智乎已聞師服之歎既聞命而攸往雖或
告而何傷

楊元操

元操官欽州欽縣尉

集註難經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者斯乃渤海秦越人之所作也越人受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楊佚

十

桑君之祕術遂洞明醫道至能徹視藏府剝腸剔心以其
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曰盧醫世或以盧扁為二人者斯實謬矣按黃帝有內經
二帙帙各九卷而其義幽隱殆難窮覽越人乃採摘精華
鈔撮精要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軸伸演其首探
微索隱傳示後昆名為八十一難以其理趣深遠非卒易
了故也既宏暢聖言故首稱黃帝斯乃醫經之心髓救疾
之樞機所謂脫牙角於象犀收羽毛於翡翠者矣逮於吳
太醫令呂廣為之注解亦會合元宗足可垂訓而所釋未

半餘皆見闕余性好醫方問道無倦斯經章句特承師授
既而耽研無數十載於茲雖未達其本源蓋已舉其綱目
此教所興多歷年代非惟文句舛錯抑亦事緒參差後人
傳覽良難領會今輒條貫編次使類例相從凡爲一十三
篇仍舊八十一首呂氏未解今竝註釋呂氏註不盡因亦
伸之竝別爲音義以彰厥旨昔皇甫元晏總三部爲甲乙
之科近世華陽陶貞白廣肘後爲百一之製皆可以畱情
極慮濟育羣生者矣余今所演蓋亦遠慕高仁遵遵盛德
但恨庸識有量聖旨無涯綆促汲深元致難盡前欽州欽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楊元操 張朔

十二

縣尉楊元操序

張朔

朔官監察御史

遇喪廢祀議

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
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
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惟
祭天地社稷爲越綈而行事註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
秋杜預註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

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總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
此蓋指私祭不足爲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
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
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
行既葬而祭鄭元註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
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
鄭元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
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
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朔

十三

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
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
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
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綈而行事
綈者屬於龍輅之轅索也天子攢塗龍輅謂殯時所設也
今百官成服准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
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
弔死問病致齋之內惟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
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

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類大斂孰與夫自啟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振袵之祭可謂不違況皇帝卽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張琛

琛始與人徙居韶州曲江

弔舊友文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旨蹟無聞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期 張琛

七

始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甘譽固不腴於心或風之以巧言亦不間其舊盧子之性達於元盧子之機忘於言雅好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輩體調七薦文曹不爲時選病乎其人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觀歸孝則達於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沈疴醫不去卒於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違之天生盧子之節孝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跖胡爲福以其達天之顏回胡爲促時之爲其跖耶時之爲其回耶胡然子之爲固不及跖之時也琛之措意不足以及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兮已而

張隨

隨始與人徙居韶州曲江容州司馬鳳初從孫

耀德不觀兵賦

以明德尚道懷仁畏威爲顯

惟先王享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夷而在德近不貢必先威讓之辭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以止干戈而重仁義遏寇虐而茂生樞夫潔其流者在於源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則天下順以力則天下爭故有武不驍有兵不征穆王之功何補謀父之言可明將其修己以推畔曷若殺人以盈城於戲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義爲干櫓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借如舜帝在上苗人不懷雖歲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旣興崇國不遵用戲時難以奉天討矧勅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係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實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器攸興聖人匪尚車書旣其混一牛馬於馬休放兵不戢如火自焚德不修於君昌相所謂圖之大愼之微觀兵何是耀德何非素翟南來而越裳重

諱白狼西入而荒服來歸夫欲朝萬國歸四海不可以逞
弧矢之威

上將薛第賦

以醜虜未滅將
軍不家爲韻

匈奴猖狂犯漢封疆天子赫斯怒而沮南牧諸上將而臨
北方惟干戈是揚惟賞罰是將能推誠則功臣必錫之甲
第不私己故嫫姚見辭於武皇所謂萬夫之雄特百代之
忠良也且將軍英威果決如火烈烈志以形言義以激節
乃進而陳曰烽燧之虞未絕豺狼之黨未滅矧師旅而尚
勞何棟宇之云設於是崇義立勲飄然不羣精貫白日氣

欽定全唐文

卷九一

張隨

五

干青雲胸中吞乎萬里掌內指乎三軍誓將驅我貔虎殲
彼醜虜豈惟獻俘而執誠抑亦開疆而拓土苟不能上安
社稷外寧寰宇雖欲樂鐘鼎而徒爲高閑閣而何補若夫
飛費連屬晝戰旁周地直威里爵居通侯荷尸素而爲累
當輸與而爲尤可不知池臺之娛綈繡之費諒無勲業之
重徒冒寵章之貴在人事之攸宜於王臣而則未斯言也
撫實去華斯志也寧儉匪奢忘身而不謂事主許國而何
暇恤家王蕭請貽乎子孫與茲難施嬰嬰致煩乎里旅相
去不遑夫策在必行功宜可久侈言無驗亦孔之聰彼美

喻之述橫行賈生之論繫首豈如將軍恢壯節辭華第俾
功先而身後者也

莊周夢蝴蝶賦

以題
爲韻

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緊萬化之
可量萬靈齊夫一指異術脗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
之境靜寐成夢旋臻罔象之鄉於以還神於以化蝶樂彼
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
稍進俄栩栩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
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令其狀方

欽定全唐文

卷九一

張隨

六

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蓬蓬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
彼類彼軍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
覩眞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迺知元氣混
然感通斯累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
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
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以須
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
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
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

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海客探驪珠賦

以上下其手聲波及龍為韻

靈海洶洶爰有泉兮其深九重中有明珠上蟠驪龍難犯之物兮不可觸希代之寶兮不可逢矧滄淪之莫究曷揭厲之能從爰有海客貴然來適利實誘衷舉無遺策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未索何獲我心苟專而至寶可取我力苟定而洪波可攀既覽川媚之容遂探夜光之魄伊彼勇者吁可駭也俯身於碧沙泉底揮手於驪龍領下所謂明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主

淺深斷取舍而已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徑寸以盈握修光輝而在掌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然則冒險不疑懷貪不思幸竊其實幸遭其時向使龍目不寐龍心自欺則必奪爾魄咬爾肌救蒼黃之不暇何採掇而得之想夫人不亦危矣驗乎事良亦遽其則知計非爾久利非爾有必以其道亮自至而無脛是忽其生奚獨虞於傷手亦猶貪夫徇財自貽伊咎君子遠害惟儉是守是故車乘見驕於宋客驪珠垂誠於莊叟於戲我躬不保雖寶謂何彼險不

陷雖珍則那于產常譏於狎水仲尼昔歎於憑河因政則來格感恩則匪他漢武受報於昆明之岸孟嘗反輝於合浦之波豈與彼而同科哉驪龍之泉物不敢入緯蕭之子一以何急其父乃鍛其珠曷其習能往也可及不能往也不可及

雲從龍賦

以聖主得賢臣為韻

山川之氣曰雲寂爾虛無修爾輶映雖無心而既出終有感而協慶鱗蟲之長曰龍道符於神德合於聖時變化而無極在陰陽而應命是知雲為佐龍為主龍無雲不可以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天

陟煙霄雲無龍不可以降時雨始霽霽於山澤俄駭駭於天宇有若魚水相須君臣夾輔而已原夫或躍在泉道契元默未始出岫時有通塞及夫順天地之功贊生成之德吟空山而奮揚其狀觸幽石而奮渤其色然後蹈乎寥廓自彼南州何往而不濟何施而不得潤萬物豈待崇朝控千里幾踰瞬息故曰氣感則應有開必先臣良而聖主垂拱雲起而飛龍在天以類相從罕聞不合惟后作乂孰曰非賢是以殷丁得其傳說吉甫佐於周宣品物咸泰寰海晏然則雲龍之義明矣君臣之道一焉於以辨物理於以

通人倫運有智今事有因如羽翼之相假同股肱之相親則當今得賢共理豈不冠前代之君臣

葉公好龍賦以所好非真見而增懼為韻

惟彼龍兮潛水府翔天路何葉公之多尚獨神物之是慕假手於繪對蜿蜒以好之其形在堂俄愴怛而反懼初其終朝念茲寤寐求之嗟養氏之莫遇望雲津之遠而載雕其字爰寫其姿周屋壁環階輝輝之章不離其行坐矯矯之質常在於夢思至於春風啟序自暄而暑則謂仰重陰而可竚雨歇雲收杳不知其處所其求雖阻其志無沮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元

及其寒律方凝自霜而冰則謂窺濬整而可徵天高日朗空有見於澄澄其觀未能其誠益增既而天縱其欲物應其好龍乃拖其尾而登其堂矯其首而窺其奧垂錦帶張翠鱗光流電轉聲發雷振起雲而棟凝積氣乘水而庭若通津而況於斯人得不撓其性而駭其真觸類而廣可明其微惟龍也世好之必歸惟士也國招之必依姑務乎辨真去偽寧求乎似是而非故好龍如之何期真假無變好士如之何在賢愚無眩蜿蜒之狀且逢子高之儀堂堂之賢莫失哀公之眷勉矣凡今君子必審之於聞見

蟋蟀鳴西堂賦

以始入於門漸藏牀下為韻

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寂聽之時蟋蟀寒吟之始紛稍以驚節洞嚶嚶以橫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清韻畫動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於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肅原野背暑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或有聲相應氣相於雜蟪蛄於內屏混熠燿於前除羅幌燈寂珠簾月疎掖庭聞而夜久華省聽而秋餘若乃愁雲結陰暮雨流濕拂寒威之密邇當暝色而逾急我堂既在我室既入亦何異羣鳥養羞昆蟲閉蟄蟪蛄也惟爾可以促女功羈人也惟爾可以催客泣夜如何其夜未央天晴地白月如霜士有衣絺綌坐蓐牀怨空階之槁葉聆暗壁之寒蠶乃言曰何彼蚤矣與時行藏火氣鬱蒸迹邁於中野秋氣融朗聲聞於西堂然後屏輕簾卷涼簟時歲忽以徂謝功名曷其荏苒美幽化之有成陋晉風之太儉夫如是莫不驚白露之蟲躍望青雲之鴻漸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辛

無絃琴賦

以琴歌南風待絃後發為韻

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迹廬阜不矯性於人代笑遺名於身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今無量琴也無絃樂星微

於日下陳鳳喙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
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爲心
和卽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若窮樂以求
和卽樂流而和喪扣音以徵靜則音溺而靜損是以撫空
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豈必誘元鶴以率舞驚赤龍而
躍泉者哉於是載指載撫以逸以和因向風以舒嘯聊據
梧以按歌曰樂無聲兮情逾倍琴無絃兮意彌在天地同
和有眞宰形聲何爲迭相待客有聞而駭之曰樂之優者
惟琴君之聖者惟舜稽八音而見重彈五絃以流韻故長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三

養之風薰而敦和之德順無爲而天下自理垂拱而海外
求艷伊德音之所感與神化而相參固以極天而蟠地豈
惟自北而徂南然則琴備五音不可以闕絃爲音而方用
音待絃而後發苟在意而遺聲則器空而樂歇先生特執
由心之理而昧感人之功俾清濁不聞於大小宮商莫辨
夫始終攫之深舍之愉促空軫而異則角爲民徵爲事扣
無聲而曷通祇反古以自異實詭代而違同孰若動精華
以發外合恬和而積中傳雅操於心手播德音乎絲桐俾
其審音者悟專一之節奏知變者美更張之道崇先生曰

吾野人也所貴在晦而默聽若夫廣樂以成教安敢與夔
而同風

縱火牛攻圍賦

以火發牛驚龍
文炳煥焉

昔田單以將亡之國坐必勝之籌伺燕軍於無虞之夜縱
燧尾於有力之牛將用突騎勁卒謬以龍文虎彪冀重圍
之宵潰復三敗之深讐乃先詐以乞降然後謀而竊發內
欲激於怒士外且驕其敵卒遂決策於斯須固無疑於飛
突於是建阜蓋選名軍因七尺之殊狀畫五彩之奇文先
事以謀鑿垣之門暗啟及期而進束葦之火遂焚已而夜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三

景將迷霄輝潛煥龍章交映虎旆雜半以強服猛虜牽之
質前驅從黑忽明無備之師大亂攢萬蹄以躍出謀眾鼓
以相從喧聲震乎厚地列炬遊乎崇墉風歎後酸血灑前
鋒一戰而強甚周武之驅歸獸眾神皆走劇葉公之懼眞
龍始其制勝惟神開機必果合如雷雷迫如星火飛馳之
際先資戰野之威叱咤之間已轉覆巢之禍故得騁照曜
恣橫行士卒咸以奔潰山谷爲之震驚陷陣摧堅不勞於
五千之士而追亡逐北何啻乎七十餘城由是齊人復振
燕國大傾襄王曰牛者以彊力稱猛兵者以計謀是幸必

將盡一時之觴觸爲萬代之彪炳豈使飽豐草與清泉望
桃林而休影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一

張隨

三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

王德

德丹陽人舉進士

爲鄭滑李僕射辭官表

臣某言臣聞虞舜之朝九官皆讓西漢之盛二疏云去蓋
上以淳風邇俗下以廉恥激節故也況寵辱之際不驚則
愚進退之間不知則殆伏惟皇帝陛下德超邃古功格上
元誕敷文教丕變頽靡天地日月載惟貞明動植翔泳罔
不成若臣某席以枝蔭階緣休運弱齡入仕四紀於茲三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王德

一

省微躬一何厚幸是以每莅一職每徙一官未嘗不心効
權衡操懷竹柏雖醒齷齪謹會無異績而毫釐過犯未汗
簡書知臣在君匪敢矜述自陛下嗣臨寶位一十七年不
以疲駑猥蒙獎拔授以疆土假以麾幢入居宗廟之司出
典股肱之郡八座之貴臣拜者三六條之榮臣守其五四
開戎幕一佐中軍至如官相臺丞侍臣提印兼命稠疊累
遷頻速光輝既極盈滿是憂間歲初領華州方宣聖澤俄
以滑臺選帥非次及臣雙旌自天匹馬之鎮此州當四達
之地控兩河之境兵唯勁逸人至凋殘臣遠仗皇威推誠

撫眾服勤吏事盡瘁牧人遂得黎庶就耕織之時士伍知訓習之禮此皆大化光被臣敢貪天之功常恐三至奪慈孤立速謗此臣所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願披血誠上達旒展伏惟陛下少加憐察臣竊以酬恩徇節心實無涇引重致遠力誠有極臣先於嶺南染風毒脚氣今年春又患發鬢分將不起命卽貼危幸沐亭育之恩免從惟蓋之斃臣年逾知命齒髮已衰疾經沈痼方寸頓減久當繁劇必慮闕遺臣又聞制閫者以重鎮爲雄仗鉞者以專征爲務臣器幹不足以在任方畧不足以持權何以統節制之師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王元貞

二

貞定否臧之戎律臣且陳力就列訓誥攸存審才則然以病宜免巖廊多士宇宙無虞爲官擇人皆出臣右胡可晏安冒寵尸素妨賢乞降賜骸之恩以全折足之咎臣獲退就散務保養餘年候筋力之復彊申赴蹈而寧晚臣於當部勸課營田及以羨餘優卹將士等事一一別具條奏冀明輯睦上副憂勤塵黷宸嚴冰炭交騰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王元貞

元貞官管城令

對祭祀判

宋元君叩鄒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眾興事受服攸行同盟之君先尊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鄒子於次睢皆嗤宋主將蹶由而釁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元君鄒生事有符於曩辰何不仁之太甚生鼻取血誰其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眷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爲妖仍將未得況明君有道弓矢載棄坐九重而納隍恐萬姓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王元貞 王志悌

三

王志悌

志悌官宜壽尉

對大夫菜地祭祀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保章不供奉職輒事左道人云菜地所祀三代命祀厥有禮文六官陳殷匪無名秩思不出職舉必在公神人之官各恭爾位俎豆之事實有司存伊彼宗人祭於菜地苟不失禮夫何間言殊季孫之見嚙旅於岱嶽異晉侯之有疾不祀羽泉今茲掌彼三辰不修其法素我

種祀之道以猶鬼神之居祝詞爰論名物徒辨不以爲禮神其享諸保章祠彼上元習茲左道不恕其咎何所道逃

王德璉

德璉官司士參軍

饒州記序

竊以敷土創於夏篇陳風著於孔什自斯已降頗復丹青好事相趨時聞汗簡是以張勃吳錄風俗靡遺揚雄蜀紀山川畢載陳畱耆舊之傳荆國歲時之書各擅一家咸詳土志既充渠閣亦散人間筆削所以騰芳記錄於焉不朽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王志愔 王德璉

四

瞻高山而仰企紀景行而興慕僕幸因隨牒謬齒周行覽原隰之形訪古人之跡撰饒州記上下二篇至於林苑邱園立時爲記青溪紫府創目亦書撰張仁之篇按徐湛之說水陸體勢習俗風謠目擊在斯言誠可錄然此地居潯浦邑帶番川轉轂閩粵朝宗江蠡玉山銀嶺連峭壁而削成大北小南漾碧漪而汎色競盤螭而互峙赴馬頰以飛湍縣始秦年郡開吳日修良闡於帝籍秀茂顯於天庭吳芮懷忠裂芳封而疏籛李愔論道應台宿以經邦賢俊挺生駕鴻閭出復有證君書佐沈宗而泝千里忘家壯士盡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王德璉

五

節而衛三宮純粹曉於占天察豐城之寶氣妙技精於數術審虛穴之妖氛陳氏守節之妻化石巖而表異張家已亡之婦遭劫剝以通靈求祀神人稱陳涉而感夢乘煙童子契王喬而下迎長沙昔居祈潤泉而必應蜀守故宅尋往迹而猶存背主逆臣茲鄉儼其墟墓遁秦逋客絕壁竦其孤墳錢倉卓立於水濱羅石列行於林畔奇峯仙室鏤羽駕之遺書元洞瓊膏溢靈津於乳竇相思文梓之木吐霧凝煙丹青松桂之叢連雲罩日磊磊銀鑠委實稅以爲琛顆顆金沙實瑤筐而入獻重以銅鉛間發青碧相輝哀鳥晨吟驚林聲於木末饑饉夜嘯和風籟於山巔慈龜曳塗哀猿飲澗頽鯉戲沼絲綵雉馴郊白浪驚鷗聲如鐘鼓騰仙靈鶴響叶笙簧花間錦繡駢羅在目圖牒紀載不厭其詳洪纖並舉而年代遷貿牢守更利而時事睽違或革或沿乍張乍弛過於惠化餘頌在人聊復片言請從商較惟遠祖之明牧彌洙泗之高風成庠序之儀習鄉射之禮而枯槁再茂遺愛可觀瓜瓞寂寥增基蕪滅末孫懷昔惟古興嗟宋齊已還分符繼軌程柳之輩元徐之徒坐嘯卧吟寒帷代襲或栽梧蒔竹或結屐穿池竝記傍求盡皆編次

人亡地在。念彼愴茲爰暨聖朝。惟良簡帝。前中書令杜使君中書令薛使君屈棟幹之資。臨江湖之服。既多惠愛。金石已銘。古老傳談。豈煩載述。其在此時。累復書之。庶後披文。翫其典麗也。刺史南安縣開國男龐使君爰自參牧。改臨此地。曾未暮月。惠化已覃。黠吏畏威。豪民斂跡。偷生盜賊之伍。旬月必擒。經明行修之徒。長材咸薦。是以味道遷善。俗咏其蘇。沐德恩齊。時嗟來晚。崇庸茂績。遠襲箕裘。趙璧琬圭。曾微闕折。仁惠風化。善繼良難。其營縣廢興。各依界分。府寺迴換。皆悉備。其山水川源。蓋從事典序。無遺漏。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 王德建 房魯

房魯

魯登進士第

上節度使書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高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紵。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饑僮無色。蹇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

醜。鬻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僮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閭廛。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絕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值。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而竊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 房魯

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十厯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進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耶。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

英豪之氣必能招求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邱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覲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禮豈不然耶他俟盡於榮戟之前某再拜

唐昭明

昭明官益都令

對貌似溫敏判

儒生溫敏歿或有貌似敏者而弟子共師之縣

令責其無知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房魯 唐昭明 程彥矩

八

溫敏果行育德依仁游藝道鬱黃中聲芬白晝才充夢鳥針左氏之膏肓學綜成麟傳聖人之糟粕既而生也有涯歲聿其逝情殷埋玉迹必應金類宣父之云亡還思有若同蔡邕之已歿更重虎賁雖其人已還而典刑可想或欽道韻用展師資惟彰好道之誠何實無儀之論縣令奉子男之秩守韋弦之戒非欲使提耳流訓掣肘無識錯節盤根抑亦殊道移風易俗何妨異代縱有科罰未累德音無玷憲章竝宜告記

程彥矩

彥矩廣平人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

河南爾朱府君墓碣

并銘

府君其先河南郡人也曾祖祐任主客郎中祖澤同州韓城令厥考弁歷左金吾引駕仗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俱積德行黃緣車服府君諱逸字正道少儻有氣不謹小節雖家藏巨萬視之蔑然輕玉帛若糞土重然諾不顧千金議者曰斯亦豪傑人耳初職繫懷州軍事押衙後改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使加銀青光祿大夫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二

程彥矩

九

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由山南授東都留守押衙其階與檢校賓客監察仍舊勳加柱國以府君之用心磊落蔚有才智觀其字一必可捍難字一敵揣其義必可赴湯蹈火則其位殆不稱字然字三度有規將構第渚宮豈止於檠栢宏壯覺棟膠字六岳卑溼結峻宇以疎氣鑿巨沼以瀦流竹樹森羅字五郡內將絕罔有鄰比世居馮翊慈親在焉字六遙不克迎養同氣八人更迭定省悉著行字三十四字三公事閑連計司輓運之勞咸稱幹蠱每休字三家屬字三間友愛睦如也里巷益多府君之字二以